



養志居文稿彙存卷上

丹徒陳宗起敬庭著 男

克勛 輯次

泰州劉震甲

高鉅 藏

定遠方燕昭

小門人同邑嚴作霖參輯

泰州韓國勳

同邑孫培元

孫百深 校字

無極太極賦

文上

有西江賓問於新安主人曰昔周元公原太極而作圖  
朱文公注無極而未考太上之上其形何形非中之中  
厥道奚道賴我陸氏先師毅然擯埽子壽謂之義涉於  
虛無子靜指其弊等於莊老何足以統攝羣生權輿大  
造子亦有得於見聞而從容探討乎新安主人整容而  
對曰唯唯小子夙受紫陽之教既昭然如發蒙若彼象  
山之書誠讀之而未暇蓋聞無體無方者大易之原無  
臭無聲者不顯之化不言其有將天地失所範圍不言  
其無恐形象得以假借故易之為書也兼變易與不易

庶幾見易之情極之爲說也合無極與太極所以定極之舍元首是爲天則於義何疑至理豈有常形請客毋訝且陸子論極極之言中也中則隨在而有朱子訓極極之言至也至則索之本無陰陽未判無左右前後之可言則中無其位理氣同原爲虛無清濁所畢湊斯極爲之樞是則大中大和援據未切比諸建極立極義訓何殊子輿氏言莫爲而爲義歸一揆子厚氏云無極之極理實同符若夫漆園以無極爲無客之門柱史以無極爲天下之母彼以有無爲二故有有名無名之異同

文上

二

此以有無爲一故無無極太極之先後自國史增自爲二字而傳授失真世儒拘大傳之文而精微莫剖豈知疊牀架屋祇可議彼教之支離而共貫同條茲實爲聖學之樞紐賓主之議未決有西河太史與秀水翰林厯階而登太史越席而言曰主人辨析雖精參稽未稔蓋嘗證諸兩藏之經竊已窺其獨祕之枕其兆始也則有會稽真人木火三五之圖其合義也則有開元道士真元妙經之品太極之象既有其傳無極一言亦有所稟見於道藏者莊老而外淮南王列禦寇所說多同傳諸

釋氏者壽涯以前僧肇端釋源集諸書最審誰則掇取  
二氏之餘吐昧所由來而乃謂千聖所不傳亦已太甚  
主人曰夫所貴於博物者非徒博之爲貴惟其博而能  
核之爲貴也圖說以太極爲名參同首二氣之象則相  
較非臭味也圖說陰後而陽先參同上靜而下動則相  
反若涇渭也且三輪判然離坎奚礙於兩儀二五兼統  
陰陽何與於三五則強詞之騰沸也若夫涉語偶同立  
言匪諱則如不見不聞之旨無爲無欲之談亦老氏所  
能髣髴也心性知覺之名信善定靜之說又釋氏所嘗

文上

三

經緯也而况無極之語上見於周書下徵於左氏是亦  
儒者之常談奚獨入釋老之品彙乎於是翰林繼進而  
更其說曰參同契圖有匡廓之名非太極之象真元經  
序加無極之號非無極之言宜主人有以伺其間而抉  
其藩也以僕所見東蜀衛其所註無極洞仙經不旣灼  
然無極太極之備論乎華山陳搏所刻復歸無極圖不  
亦釐然四位五行之具存乎所謂化生萬物則彼元牝  
之門也所謂五行各一則彼五氣朝元也在彼有取離  
填坎在此則動靜互根且以成女成男居化氣化神之

位次以鍊神還虛配無極太極之渾敦無一毫之或爽  
何定案之可翻主人靦然笑曰圖雖略具規模道則各  
有根柢試觀魏氏之圖二周子之圖一而是一是二之  
辨明無極圖去太宗無太極圖改無名太而實見虛見  
之蘊啟是則其特指迷途尤見其灼知道體請戒學者  
慎毋厭故而喜新每於古人務爲深文而巧詆

文上

四

擬西師告成勒碑太學頌

皇上御宇之八年春正月揚威將軍長齡討西域畔回  
以生得逆首張格爾捷聞五月右都御史  
部獻俘

闕下我

皇上大沛仁恩止戮渠魁脅從咸釋策勳行賞撫安中  
外既乃

告功太學用昭

世德由是內外臣工士民夷夏咸知我

文上

五

朝

列祖

列宗遠謨長澤及我

皇上神武宏仁度越千古也張格爾者本葉爾羌喀什  
噶爾回酋波羅泥都之孫薩木薩克之子逆祖波羅泥  
都與逆酋霍集古者先世久爲準噶爾部所虜逮我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夷乃得釋歸仍令居其土長其人實  
於兩夷有再造之德卒乃背

德操戈自致

天討而我

高宗心同天地罪人不孥置茲遺孽聽漏湯網自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五年沐浴聖化已六十八年詎意狼子野心復造大逆在昔唐虞之世不能赦有苗之誅况此逆罪浮有苗

上天所不赦故我

皇上命臣長齡臣楊遇春臣武隆阿嗣又命臣楊芳臣誠端臣蘇清阿先後協力進勦卒正典刑庶於

文上

六

天命人心兩無遺憾伏念我

國家

列聖重熙內安外服文治武備時和年豐而逆回乃獨聾昧頑嚚自外

覆載不過以爲地居萬里之外

朝廷卽有號令徵發動逾歲月而西北邊地隆冬苦寒不能用兵又恃布魯特安集延助虐以爲免兔之窟自謂進可以擅威福於一隅退可以避誅夷於旦夕豈知皇上算出萬全諸臣皆能恪遵

方略不過兩歲之間成功萬里之外與

高宗純皇帝初收回疆先後一轍誠亙古以來詩書紀載  
所未有也凡有血氣皆願歌詠

聖德謹為頌曰

天命我

大清臣服萬方幅員無疆外包於漢唐匪矜武功鐘鼓  
辟雍我聞鼓鐘四海攸同一章維彼西土昔有波羅泥  
都葉爾羌是阻既伏厥辜遺孽三世至張格爾敢復擾  
邊事喀什噶爾二章守臣慶祥授命巖疆

文上

七

帝乃命將我武維揚三章帥臣長齡迅婦追奔叶

帝曰方春其息我民人四章虎臣楊芳射彼天狼

帝既行賞懷柔八荒五章翼翼

京師八方攸歸乞乞勇士投戈講藝爾羌爾氏爾安爾

止自昔啟之版章土地六章欽維我

皇帝成而不有為而不恃曰是維

祖禰文德四暨用承

天賜七章聿烝髦士誦詩執禮聽我歌詩有鴉至止無遠

不至光於千祀八章



淮黃濟運議

淮黃與運道相爲表裏者也蓋自黃流奪淮入海昔人因卽借淮以刷黃穿黃以濟運此治河之一奇也竊謂昔人成法有必不可變者今之河道是也有不可不變者今之運事是也而世之議者皆反之爲徙河之議者或曰禹河宜復也或曰曹濮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宜縱河北流東北入海或曰雲梯關有漲沙宜改海口也夫水勢就下自漢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自是之後屢決皆入淮炎宋太平興國間滑

文上

八

州之決咸平間鄆州之決天禧間滑州之決逮金明昌間河決陽武北流入濟南入淮至元泰定間遂全注於淮卽今河所行之道也然則今之河道爲河流所必趨亦明矣然而東河南河屢次崩潰海口益高者非地勢不便由刷沙不行也地勢不宜徙其地沙漲所致宜攻其沙今不思所以攻沙而徒議改流將見隨改隨塞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以古事證之宋之開六塔河與二股河明徐有貞之分廣濟渠白昂之鑿小河十二道皆隨鑿隨閉是何也蓋凡河之舊道其河身必寬廣

其隄防必備具其底雖高然皆新淤易刷新徙之河其  
河身必不寬敞其隄防必不備具其底雖或較舊河略  
低然其下皆息土其勢能淺不能復深以此論之凡因  
舊河而爲之修固隄防不令旁洩行束水攻沙之策未  
有不治者也凡議徙河未有不敗者也然而東漢王景  
徙河由千乘入海自徙以後歷晉唐以至宋初千餘年  
無患者蓋千乘入海之道用漯川之故道也自漢以來  
河雖屢徙惟漢永平之徙千乘金明昌以後之徙淮浦  
其行之爲最久千乘之徙賴有漯川之故道淮浦之徙

文上

九

賴有汴泗淮三川之故道皆有所因而成而河之不可  
輕於議徙亦明矣故曰昔人成法有必不可變者今之  
河道是也所謂運法宜變者以清水入黃之口今昔異  
勢故也昔之淮流與黃水略平黃水雖甚漲高出清水  
不過數尺黃水高於清水五寸以下則清水能出口刷  
黃是以築高堰以蓄清而清口常通清口通則運道無  
阻故刷黃卽所以濟運也今則河底日高至霜降以後  
黃水旣落猶能與高堰一丈七尺之誌椿相平則當重  
運到清口禦黃壩必不能開而洪湖所蓄之水聚於無

用之地反大爲淮陽兩郡之患高堰底石日久漸不可支堰上新修之工斷不足恃兩郡之人惴惴危慄而所糜帑項以億萬計故爲今日之計宜堅築攔黃壩分導淮流一由太平引河達運河以入江一開廣上壩引河穿運河之下由下河以入海再於湖之西南開支河由天長六合之境別流入江使黃自爲黃淮自爲淮而高堰之患可息修堰之費可省議者曰攔黃壩必不可塞其故有二一則借清刷黃之舊章不可變也一則盤壩之役糜費浩大不可行也夫借清刷黃固是良策然見

文上

十

今清水不得出口者已兩年無復有刷黃之利而徒存高堰之害不知今之高堰將存之以爲名乎抑爲實乎若云爲名則非所敢知也若云爲實則刷黃之實奚在也至於盤壩之費雖若浩大然以較諸修堰之費必有能辨其多寡者謹案唐代宗時劉晏轉江淮之漕入京師其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今可倣其意於河之南北兩岸各設一搬轉倉每一運給運船兩號一置河南一置河北河南之運至南倉暫卸河北之運船由北倉起運其過壩之法亦倣劉氏預於起兌

時給以米囊逮至河口卽令原丁由南倉盤送北倉改用河北之船親送至通而令其副丁運空船回南蓋預用囊米之法則可免過船消耗用原運丁則責成不改所費者不過建倉設船兩項而其利多矣故曰成法有不可不變者運事是也謹議

文上

十一

淮黃濟運後議

運道之阻黃阻之也惟導淮以刷黃而運道自通自河  
事壞淮受其病而運道乃困矣治河之弊在於隄防不  
完束水不力守成法不堅而不知者顧以徙河道分支  
流二事爲良策夫徙河則新渠不能容分流則力緩而  
易淤有識者皆知其不可行然自清口不通淮流無所  
歸高堰朝夕搶險而河身日益高誠恐當事者目擊鉅  
艱無可如何惑於浮議姑爲嘗試之舉終出於此二策  
則不得不思所以通變而調劑之也竊考宋神宗熙安

文上

十一

十年河決澶州之曹村東匯於梁山張灤澤分爲二派  
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河之南北分流者  
此其一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亦東注於梁山灤北派  
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河之南北分流者  
此其二迨明之中葉黃流已全注於淮而自正統以至  
宏治間猶屢衝張秋奪濟汶入海然則大河自禹迹旣  
湮惟北入汶濟南達泗淮是其正出之道故於今日無  
論議徙議分惟有決山東曹州府單縣之太行長隄歷  
曹縣定陶鄆城至泰安之東平州穿運河入大清河可

以少舒南河之患此卽前明劉大夏所塞之道也其決之當易爲力然則既有此道卽徙河北行可乎曰不可也夫淮泗之流廣汶濟之流狹試觀宋金以來決河旣北入大清河大清河不足以容乃復分流南趨小清河入淮是則大清河不足受全黃之一證也然則太行長隄旣決大清河旣通分黃流爲南北二道可以爲常乎曰不可也夫淮泗旣廣則河勢終必趨南且河入大清河必經東平州東平之西南卽南旺湖前明陳平江測其南北高下自南旺南至徐州之沾頭地降百十有六

尺此卽大清河高於今所行河道之實數也故自金元以來凡南北分流者終必合注於南是淮濟二道可以暫行必不能久分之一證也然則特興此巨工將止爲目前計乎而又非也蓋治濁河之法莫善於東隄攻沙莫奇於以清刷黃今以隄防不完致清口不通思所以復其舊不得已用分黃導淮之術而黃流斷無可分之理惟大清河本當河北流之衝其水卽古之濟水也其流清駛不減於淮今分黃流入大清河所分之流濟水足以刷之不至停淤而其經流旣分水勢必弱清口大

通淮水直灌可以暢刷而河流日深逮南流既深其北  
流自必仍注於南此變通調劑救弊之術也此術果行  
可及此分流之際修復前明潘季馴縷隄遙隄滾壩諸  
法以爲南流正道永久之計若欲及今開鑿新河無論  
議徙議分皆未知其利也謹議

克劬謹案亦東注於梁  
山梁句梁上當有張字

疑脫  
誤

文上

十四

淮黃濟運三議

淮黃二流爲運道之梗屢矣而其患皆根於河治河所急一曰海口一曰清口海口爲主清口次之今之議海口者曰雲梯關外有沙高仰不可治宜別開海口以避之或曰是可濬而深也夫黃水號稱一石水六斗泥一入伏秋泥且居八當其出口爲海潮所遏致成漲沙沙者河所自有潮亦南北俱同此必無所避而又不可以人力濬者也故近世識者謂宜修復靳文襄之法接築雲梯關外長隄以逼束海口黃流不令泛溢使其力聚

文上

十五

足以敵潮汐而漲沙自行夫聚黃流之力雖不足與潮汐相敵然至潮汐旣退其力足以衝刷淤沙則無可疑此治海口一法也然河之善淤非一處一處停淤則上游必壅下游必緩而海口仍淤矣故前明潘季馴創立縷隄以逼漕歸槽其議曰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繕治河隄俾無旁決則河流勢勇沙隨水去海口自不虞淤若曰繕而決日聞非庠薄不能支卽迫近不能容與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誠多築縷隄以束之又爲遙隄使水有所游蕩築必以眞土則復何患哉潘氏



之議如此其時縷隄旣成河身直下今則縷隄蕩然無存而河身隨處坐灣南岸坐灣則北岸頂漚北岸坐灣則南岸頂漚以此處處皆成險工近者黎襄勤用碎石做工碎石得淤堅不可動可以挑漚此雖未能復縷隄之法然其力足以令隄工不甚受險不受險則無旁決之患而黃水之力常聚故碎石工與海口長隄相資爲用者也此亦一法也此二法者皆深得前明潘季馴以隄束水以水攻沙之遺意夫以隄束水之法當使河流涓滴不洩近之治河者每當黃水盛漲輒開減壩以洩之夫河隄兩岸碎石工旣成苟非搶護失宜不至崩決而盛漲之力正足刷沙一有減洩則河流必弱而停淤愈盛謹案漢大司馬史長安張戎有言水情就下行疾則刮除成空而稍深宋蘇子由亦云河水急則流通緩則淤澱然則以水攻沙之法非潘氏一人之私言也竊謂減壩非盡無用但開之不當在盛漲之時而當在霜降以後夫霜降後黃水已弱反開減壩何也蓋以隄束水者舊法也以清刷黃亦舊法也淮黃二水皆盛於伏秋二汛今河底高於淮淮水高則河亦與之俱高黃水

落淮亦與之俱落是清水終無刷黃之時也當黃水盛漲修固隄防黃自足以刷沙惟自霜降水落黃力已緩於此時可以開放清口以下之王營減洩黃水水落之時遇減洩則流愈淺清水必高出黃水之上而攔黃壩可開使清水得以出壩刷黃此所以開減壩必於霜降後也清水雖出攔黃壩而其迴流入於運河又當水涸之時刷黃終不得力宜俟空運出江之後閉運河頭壩俟清黃高下之勢漸至相敵乃閉攔黃壩減壩之閉與閉攔黃壩同時則黃水雖有減洩如未嘗減洩仍不失

文上

七

以水攻沙之本旨此亦一法也接築雲梯關外長隄所以治海口也海口治則清口自治矣開王營減壩以減黃水之高閉運河頭壩以助清流之勢所以治清口也清口治則海口亦治矣碎石工則用於通工凡治海口與治清口所恃以無患者此也至若臨時調劑則在當事者之用心何如爾謹議

淮黃濟運四議

運道之患有三一曰黃水倒灌也一曰湖水破隄也一曰清口不通也黃水倒灌則有淤塞之患湖水破隄則有衝擊之患此二患者不專以阻運言之而民之患亦與焉至若清口不通則其患專在運而不在民然而淮之能爲患此其根也是其患亦終歸於民故凡運道之患皆民之患也請言治之之法凡黃水倒灌皆由決口今河隄通工皆用碎石現在可無決口之慮所慮者在數年之後蓋碎石能固隄挑溜若趁此時能完固隄防

文上

十六

束水攻沙則河流益深此策之善也若多開旁口令河流緩弱則必有積淤而碎石反在其下則不惟不受碎石之益而反受其害故曰慮在數年之後而實非碎石能爲害則束水攻沙之成法不可不守也凡湖水破隄由於高堰喫重高堰喫重由於清口不通清口不通由於河身淤高故湖水破隄之患與清口不通之患皆根於黃流不暢黃流一暢則二患自息然治河如治病病有標有本於治河則河身淤高其本也高堰危險與清口阻運其標也治本未及不得不先治其標夫湖水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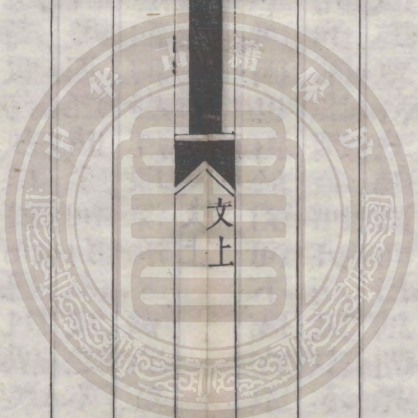
重原有五壩可以減放舊制壩高八尺五寸每壩下各有引河壩身去地低又有引河以承之則水力不猛上不至掣動壩石下不至成跌塘今壩脊高至一丈數尺去地高則水勢猛易至掣動壩石壩下引河又皆淺狹水無正流易成跌塘壩石掣於上壩基跌於下此湖水所以四潰也今宜開廣壩下引河及五河總會之龍墩口則所洩之水有正流可行至於壩基之高雖不能復減可於各壩金門之下以堅土碎石築成寬坦斜坡中爲深溝斜下接於引河斜坡愈長則水勢愈平此化險

文上

十九

爲平之術也再於引河下壩之下多開便民港以達海如此則不惟運道無阻而民生亦遂矣至於清口不通專以濟運言之則惟有暫用道光五年盤壩之法及現在灌塘之法或疑灌塘之法終必爲害竊謂此法雖有停淤蓄於清口但俟河身攻刷稍深清流得以出口則此所停之淤一掃蕩然不足慮也夫盤壩與灌塘權宜之法也高堰五壩以下接築坦坡重開引河此補救之法也修固河隄束水攻沙此本法也河治則淮治河淮俱治則運治竊謂濟運之法猶可變通尤願當事者以

淮揚二郡生民爲急焉



文上

二千

淮揚二郡生民爲急焉

徒陽運河議

徒陽二邑運河爲東南漕輓所經現今每年短開五年長開官自僱役則民無所擾數郡協濟則官不受累法至善也至於重運入境每當冬涸之時間有擱淺之處其實未大阻塞設有議開他渠出江及議濬城內關河蓄水者冒昧興工未見必有成效願勿聽也竊謂今日治運之要務在核實而已凡漕艘重運喫水不過五尺約計冬涸之時全河有八尺之水雖遇極旱足以暢行今運河河身逐段深廣不齊宜逐段豫行測量自河岸

文上

三

至河底各深若干丈尺春水甚漲時自水面至河底極深處若干丈尺冬寒水涸時自水面至河底極淺處若干丈尺逐一備開清冊若測得前年冬涸時水面深二尺處則後年定開六尺前年冬涸時水面深三尺處則後年定開五尺逐細條注於各段之下務使上流下流均歸八尺之數再於各段測量河面兩岸之廣而三分其廣以其一爲河底之廣以其二爲兩岸斜坡及灘唇之廣此之謂因運之輕重以籌水計水之深淺以治河此存水所當核實者也告績之後必須丈量猶慮有胥

役欺罔進退丈尺之弊則當於河之兩岸逐段深碗石  
樁使兩岸之樁適平而於兩岸樁上引線於河面上  
卽以線平爲準缺兩字以量河底之深亦逐段開明自河  
岸至河底原深若干丈尺今應開深若干尺寸通共應  
深若干丈尺而兩岸之廣亦卽以石樁爲誌再於逐段  
開明兩岸石樁相去若干丈尺石樁去岸際各若干丈  
尺兩岸相去若干丈尺定開河底兩灘相去若干丈尺  
廣深皆以石樁爲誌以杜一切進退丈尺以淺作深之  
弊此課功所當核實者也挑濬之時宜多覓公私隙地

文上

三

堆積河淤勿使近岸漸致瀉入河心此巡視所當核實  
者也其土方之數試以丹徒一邑計之河長四十五里  
約計八千一百丈河底原舊深淺不同約均深六尺河  
面廣十二丈河底約廣四丈統計所開積土一十九萬  
四千四百方挑土工價約計四錢一方需銀七萬七千  
七百餘兩加打壩席葦稻草椿木黃麻蒲包油燭各件  
物料以及船隻水車加打壩車水人工再加各段石樁  
統計工餉需銀十萬餘兩此籌款所當核實者也河自  
京口閘外江口一帶宜較閘內加深三四尺蓋以潮退

之時開外之水易減洩也城南豬婆灘向有漲沙最稱  
難治宜別建閘於其上或徙南閘於此以束水通漕沖  
刷浮沙隨漲隨刷可以相制又聞丹徒橫閘閘底低於  
河身計閘門之寬約有河身四分之一設令閘底與河  
底相平是爲五分全河之水而洩其一也若又低於河  
底所洩又不止五分之一雖下閘板所洩猶有八分之  
一今宜提高閘底可省深挑之功十五分之一此三者  
皆徒邑現在事宜所當核實者也興舉之初須責成一  
人庶可集事逮有成規乃以原開深廣所至永爲後此  
長挑定式此其效可以持籌而逆計者也若夫現行條  
件見閘寡陋未得其審生之所議當必有成案所已及  
而見等於具文者或遠於事情必不可行而徒形迂闊  
者聊盡鄙懷以備採擇至於陽邑事宜未敢漫有所論  
述云



答趙太守挑濬運河問

承執事以挑濬運河下問猶恐章句儒生沿襲陳言明  
示戒約足知執事於此討論至悉厭聞一切迂闊之論  
方將講求切近事宜以圖實效生故不敢泛引浮議祇  
以現在事宜似有裨益者略述所聞以爲萬一之助夫  
運河承受江潮沙泥往來日有所積斷無一勞永逸之  
術卽每歲開濬舍深挑廣濬而外無奇策矣惟是前此  
或五六年一開或八九年一開宜其有時阻塞而近歲  
往往隨開隨阻此必有受病之處僅歸咎於蓄洩失宜

文上

三四

猶未盡也是以前太守黎襄勤公營力籌裝載河泥出  
江之法近之士大夫亦咸謂所挑河泥不宜附著兩岸  
此雖若老生常談實爲運河受病積弊所在顧其爲弊  
有本有末是以受病有淺有深蓋近日有將河泥近置  
岸側做成高岸者至夏月霖雨往往將浮土刷入河心  
然其受病在半年之後且所置浮土未必全被刷瀉生  
之所謂淺與末者此也請言其本與受病之深者竊見  
徒邑運河河岸大率北岸皆如削成南岸悉爲坦坡求  
其故蓋緣大吏巡閱河工率由南岸大道北岸在其對

面故自來開河者祇將北岸挑清使閱者一望了然至於高岸坦坡則非立岸上者所能見雖見之亦不甚顯以致相習爲此欺掩之術夫河心所開尺數既不能盡如律而所挑浮泥大半以之粉飾坦坡一經開壩而坦坡入水之濬其浮泥已成河心淤澱至於冰凍消釋春雨既降而浮泥在坦坡上半者亦必全瀉入河是以冬月方幸開深春初輒已滂淺此其受病卽在隨時生之所謂深與本者此也故宜專力南岸鑿其斜坡夫坡非一時所成則亦非一時所能鑿姑就水痕所至開成壁

文上

二五

直之勢既使河底加廣而坦坡上半亦不能多容浮泥如此然後再議岸上堆積之泥當不難爾此統論徒邑運河大勢也至於逐段工程各有難易自來稱難挑者莫過豬婆灘一段往歲執事實力爲之既有成效矣生

以爲豬婆灘之次卽當致力江口蓋自西閘以外至江口一段當江潮方長閘外之水與閘內水勢不過相平迨潮退之時則閘外之水較閘內洩減加速故往歲糧艘至江口擱淺倘於閘外加意開深尺餘則無慮此矣生故未諳時務特以見聞所及率胸臆言之未審有當

否也

文上

美



答趙太守徒陽水利事宜問

策問丹陽練湖與丹徒水利事宜伏讀之下知執事於此經營已久成竹在胸而猶恐民情有未盡達乃復殷殷下詢又戒以毋存忌諱無分畛域具見執事竭志愛民虛己好問之盛德生自揆荒陋不諳世務又於二邑形勢未嘗周覽祇據練湖歌敘錄練湖志二書與徒陽縣志及行旅傳聞之說擬度究與目見者有間何敢漫有所存說而有所不能已者以爲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若有所欲言而畏首畏尾囁嚅不發恐負執事發問之

文上

三七

意故敢略爲陳之伏讀策問旣以練湖不能濟運與田疇旱澇謂由閘壩不修之故則修復閘壩宜可免此二患矣而又問云如何而使澇可宣洩旱可收灌豈不以爲今昔異勢閘壩雖復修建猶不能復湖之舊歟策問又以下湖蓄水增多上湖田廬卽患淹沒因問如何而使下有瀦蓄上無淹沒豈不以爲閘壩旣修又宜疏濬與策問又以現今地勢之高下而問如何可以瀦蓄充盈如何可以啟放順利豈不以爲疏鑿之後宜相地勢改設閘壩與策問又以前人所設閘壩半就隕圯因問

何處應改建何處爲虛設

生

因以執事上年開黃金壩

濟運之事推測此條發問之意豈不以爲下湖四閘其最高之第三第四兩閘湖水勢不能及有同虛設而黃金壩當湖之上源凡湖水皆先趨此欲改爲閘以便啟閉與策問又欲總校下湖幅員清釐私懇湖田豈不以將議疏濬必先測全湖體勢與策問又云其修建閘壩自應請動經費無須借用民力如議修濬下湖則工鉅費繁能使民而民忘其勞否能勞民而民不怨否豈不以疏濬本以利民宜令沾利之民按畝出夫助成大功

文上

三

與至若後條又復旁問水源之遠近經由之地方且云徒境之水陽境霑其澤而本境轉未資其益又引或人形勢之說而問其可信與否此蓋緣執事愛民之心溥博周徧思無一夫不被其澤於陽邑之民旣非獨厚於徒邑之人亦非獨薄故復悉心諮訪丹徒水利非必已有成議也

生

旣以私意仰測發問之旨因復以鄙見妄

爲決之竊以爲練湖事宜疏濬可行而黃金壩不可改建爲閘也伏考元明兩朝皆嘗有疏濬之議明之爲此議者估挑一尺當用銀三萬兩遂以費多而止元之爲

此議者先估用三千夫九十日而畢總計二十七萬工  
其後實用夫工不及原估之半今卽以其原估二十七  
萬工計之其時上下二湖並開今則上湖成田者五千  
九百餘畝下湖清復爲湖者一萬一千餘畝計今日下  
湖幅員纔得元明以來全湖三分之一明人所計主於  
銀數此隨時代爲增減不可爲律惟元人所計主於夫  
役之數則今猶昔也以今之湖較昔之湖減三分之一  
當用十八萬工若使湖旁沾被水利民田按畝出夫計  
田四萬畝每畝一夫五日而畢總計二十萬工可以集

文上

三五

事又考 國朝靳文襄公之治南河也嘗開桃宿以下  
中河及洪澤湖下之裴家莊爛泥淺等處引河及清河  
縣界內之運河口俱卽以河心之泥築爲岸上之隄元  
人議疏濬練湖亦是此法所用礮築人工已在所計夫  
役之內是疏濬之役可使湖底加深湖隄加高一舉而  
兩得也 生 所謂疏濬可行者此也伏考 國朝順治九

年按臣秦公世楨請復湖田一摺及雍正年間上湖下  
湖之民互訟修築黃金壩一案足知黃金壩實全湖之  
襟帶若啟放太輕恐於下湖有所不利難者必曰當水

涸之時下湖四閘不可恃以濟運將何以處之當淫雨之時上湖田廬多致淹沒將何以待之生又考前太守

黎襄勤公會議於湖水極淺之時啟南面較低之頭二兩函由王公閘及新河閘入運河又慮上湖淹沒豫令上湖之民修築隄防其法具在况今現議疏濬則淺涸與淹沒可保必無縱或有之襄勤公之成法亦足以救其弊若改黃金壩爲閘卽或責成司閘之官使嚴其啟閉而上湖之民必有省修防工費厚賄閘夫偷放湖水之弊更有土豪思洩湖水以爲侵佔湖田之計者其用

文上

三

術尤巧其賄賂尤重能禁閘夫不受其私乎雖官河設閘猶不免此弊又烏論湖之閘也估至異日湖水盡洩必有追咎今日者曰此閘創始某公其用意極善而不料其流弊至斯也生謂黃金壩不可改爲閘者此也且更有進者今日不議改閘但議疏濬則民皆知其有益於己自必踴躍赴役若議改閘百姓皆自度今日雖或濬深異日必至全涸或不無推諉情事竊謂民之踴躍與民之推諉總係乎此壩之改建與否而已若於徒境開湖必無其地亦萬難興工倘有從臾之言願勿聽也

生  
自知謬妄然以爲一切將順之言度執事已熟聞而  
心厭之矣故直抒所聞以對

文上

三



重修鎮江府志事宜條件答趙太守問

承問鎮江郡縣建置沿革山川派別府城之修創鐵甕之命名以及府署後十三門之制而答及府志之訛舛欲學者爲之補葺豈非以府志宜續修將於此集其事與蓋府志修於康熙十四年乙卯至乾隆十六年庚午重修於時全因舊志以溧陽縣志補入彙爲一書自康熙乙卯距今一百五十三年乾隆庚午距今七十五年以數則可以事則宜况舊志誠有訛舛尤不可不急爲釐正謹因下問所及略舉其所宜訂正之端以俟淹通

文上

三

之士博爲討論焉今志建置沿革篇漢高帝封其從兄子劉賈爲荆王都於此謹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荆國都吳所謂吳卽會稽郡所理吳縣是也自唐杜佑李吉甫宋樂史皆誤作都潤州而志沿之宜據史記補錄附注於下志又言吳孫權自吳徙治丹徒號曰京城謹案京口與丹徒非一地也兩漢之丹徒縣在京口東南十八里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正義所引唐魏王泰括地志所謂丹徒故城是也京口乃丹徒縣之西鄉京口里自吳始居之見太平御覽州郡部所引山謙之南

徐州記自吳徙秣陵於此置京督以爲京口鎮自此以後六代常以爲重鎮惟東晉太興初嘗徙晉陵郡及丹徒縣治於京口至郗鑒鎮京口復徙郡及縣還丹徒見宋書州郡志吳晉以來合丹徒於京口者止此而已自是至隋滅陳廢南徐州南東海郡爲延陵鎮因改鎮爲延陵縣又廢丹徒縣入焉見隋書及舊唐書地理志所謂南徐州及所設之延陵縣則京口也所廢丹徒縣則丹徒故城也至是始合縣治於京口至唐又改延陵爲丹徒則今丹徒縣也亦見舊唐書地志此吳晉六代之

文上

三

丹徒與京口爲兩地宜別書之志又言晉爲毘陵郡地志太康二年省入毘陵郡統丹徒以下七縣謹案晉書地理志毘陵郡下原注云吳分吳郡無錫以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爲毘陵郡統縣七今志未列典農校尉於篇上無所承不得言省也考吳又嘗省江乘湖孰溧陽等縣爲典農都尉省于湖縣爲督農校尉晉武帝太康元年並復立郡縣見宋書州郡志則毘陵之與典農校尉與溧陽之督農都尉俱關建置沿革也宜並補入志又言永嘉五年改爲晉陵徙治丹

徒謹案宋書晉立毘陵郡本治丹徒後復還治毘陵至  
永嘉五年改爲晉陵又徙治丹徒今志不言還治毘陵  
何由徙治丹徒也宜補錄志又言元帝於京口僑置徐  
兗州謹案晉志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元和郡縣志  
晉咸和中爲僑徐州所理後徐州寄理建業又爲南兗  
州後又爲南徐州宜補錄又按東晉僑立郡縣宜依類  
補錄而新修丹徒縣志又據吳志孫河加領幽州牧謂  
吳於此嘗置幽州牧按此乃遙設之職六朝多有之不  
宜攔入志又言溧陽縣漢武帝元封二年割溧陽之東

文上

三四

爲永平縣謹案漢地志無永平縣名宋書州郡志云吳  
分溧陽爲永平縣分置永平者是吳也非漢也宜改正  
志又言東漢建武元年改永平爲永安隸丹陽郡謹案  
郡國志惟河東郡有永安縣乃故彘縣順帝陽嘉時所  
改若丹陽郡無永安縣也志又言三國吳寶鼎元年以  
永安隸吳興郡謹案吳興之永安乃分烏程餘杭所置  
見郡國志劉昭注及宋書州郡志又見南史沈約傳非  
分溧陽所置也並宜削正志又言晉武帝太康元年改  
永安爲永世謹案裴駙史記集解太康元年改永安爲

武康非改爲永世也又宋書州郡志吳分溧陽爲永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世永世非永安所改也宜改正又案吳之永平晉之永世屬丹陽郡惠帝永興元年度屬義興郡尋復舊屬丹陽郡見宋志及晉志宜補錄志又言懷帝永嘉四年又分永世爲平陵隸義興郡謹案晉志分置平陵在惠帝永興元年宜改正此上數條序溧陽分置永平沿革無一可據信者志之荒謬以此爲最志又言晉書不載義興郡謹案晉志郡縣用太康地志後此改置皆不載至惠帝始以陽羨武鄉國山

臨津永世平陵六縣立義興郡見晉志序論中今志偶未檢也又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吳分置永平後又改爲永安謹案通典武康縣晉以平陽已有永安縣故改此永安爲武康據此晉初已有二永安若吳之永平復改永安是晉初永安有三矣沈約宋志所不載今亦不從無庸補錄又案寰宇記溧陽縣于唐天祐二年曾隸潤州宜補錄又案吳志顧劭傳張秉爲雲陽太守似吳又嘗置雲陽郡者宜補錄丹陽縣下以備考又案寰宇記潤州延陵縣在州南一百里本漢曲阿縣地晉太康二

年分曲阿之延陵鄉以置隋移治丹徒唐武德三年移於今理又九域志熙安五年省延陵縣爲鎮入丹徒今考延陵縣之西南界入於金壇東北界入於丹陽其遷徙宜分錄於二縣之內本志山水篇北固山條下有云水經注所謂別嶺入江者也謹案語見南史又見太平御覽江東諸山所引南徐州記又劉楨京口記作回嶺入江若水經注無此語也宜改正志又言金山下石排山相傳上有郭璞墓謹案顧林亭日知錄云晉書郭璞傳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

文上

三五

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王暉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鴉鵲棲集爲郭璞墓案史文元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之中且當時卽已沙漲爲田而暨陽在今江陰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此辨甚明確今案南徐州記曰暨陽縣北九里馬鞍山東郭璞葬所是則璞之墓亦在暨陽也郡人有謂石排山上乃揚州刺史劉繇墓者亦非也考水經沔水又過毘陵北爲北江酈注云地理志曰毘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丹徒縣也北二百步有

故城本毘陵郡治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於江江卽北江也謹案水經言毘陵北爲北江與漢書地理志同毘陵在漢書與丹徒同屬會稽郡至順帝時遂分毘陵丹徒屬吳郡此注言會稽之丹徒則以漢初言之也疑毘陵在秦漢之際本丹徒縣地至漢始置爲縣故地志云然不得以晉初嘗以毘陵郡治於丹徒遂以毘陵爲今丹徒縣也卽以丹徒言之其時治於今之故城去石排山十有餘里劉墓當在寶晉州外新灘之際矣故不可從志又言金山一

名獲符山晉獲符堅俘置山下又名互父想應獲符之謠謹案史傳所載未有晉獲符堅之事惟元和郡縣志云晉破苻堅獲氏賊置此山下因以爲名今本郡縣志氏誤作互蓋氏字篆文爲臣故正書氏字俗亦作互與交互之互同形遂誤作互父案氏者氏羌之氏謂之氏父者猶呼吳人爲僮父也志言獲氏賊未言獲苻堅也今旣承互父之誤又由互父轉作獲苻苻又誤作符輒轉訛誤宜剛正志又言金山九域志云唐裴頭佗挂錫於此建伽藍於水際獲金數鎰以聞明皇賜名金山謹

案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山川名勝例所不載絕無此語  
惟太平寰宇記引圖經云本名浮玉山因頭陀開山得  
金故名金山寺又案元和郡縣志云今土俗謂之金山  
李吉甫唐人其言如此則非明皇賜名可知又案九域  
志有所謂浙本者每州軍下各載古蹟朱彝尊先生謂  
之民間流行之書今所引當卽此本不足據宜引寰宇  
記改正志又言丹徒白兔山明一統志云宋刁約葬此  
有白兔躍出故名謹案刁約宋天聖八年進士而太平  
寰宇記已先有白兔山之名則此說妄矣蓋明一統志

文上

三

故多舛謬宜刪正志又言丹徒縣汝山在城東北十里  
謹案太平御覽江東諸山引南徐州記丹徒縣西九里  
臨江有女山山東許貢客刺孫策所也今考丹徒故城  
在今縣城東南十八里女與汝通山在故城西九里在  
今縣東十里明是一山也宜補錄志又言揚子江一名  
京江謹案文選七發注引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江宜  
補錄志又言海潮圖經不載然唐人詩每及之謹案七  
發注引南徐州記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  
岸尤更迅猛又宋書五行志太元十七年京口西浦濤

入殺人此所云濤皆謂潮也宜補錄志又言西浦舊志未詳所在一統志在城西又言京口港在城西北江口謹案京口港與西浦蓋一地也宋書五行志有京口西浦元和郡縣志云城前浦口卽是京口寰宇記云西浦南徐州記曰京口舊名項口然則西浦浦口京口項口一地四名宜補錄又案通鑑東晉孫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胡三省注云洲在京口西大江中又劉敬宣勸牢之襲桓元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胡注云班瀆在新洲西南今此洲與瀆不詳所在疑卽志

文上

三九

所謂瀆浦亭與貴洲也宜錄以備考志又言丹陽練湖輿地志云晉時陳敏爲亂據有江東務修耕種令弟詣遏馬林溪以漑雲陽謹案寰宇記所引輿地志云練塘陳敏所立遏高陵溪水以爲後湖與此所引略異此乃引元和郡縣志文又陳敏弟詣郡縣志作弟諧並宜改正志又言丹陽珥瀆河在縣南七里通漕渠以達金壇又白鶴溪貫金壇縣北入毘陵謹案寰宇記荆溪入珥瀆宜補錄又案丹陽縣東北六十里大江逕焉宜補錄志又言金壇茅山形似己故名己山亦名句曲山謹案



寔字記延陵縣引茅君內傳山形曲折似句字故名句  
曲又句容縣茅山本名句曲山其形如句字今志誤句  
作己因別己與句曲爲二名宜改正又案寔字記金壇  
縣有北謝■在縣東南三十里今未審何■宜錄以備  
考志又言金壇有長蕩湖又有高湖謹案太平寔字記  
元豐九域志並云金壇有長塘湖又晉書安帝紀王恭  
奔曲阿長塘湖于時未有金壇故長塘在曲阿卽今之  
長蕩湖也又寔字記長塘湖高湖此二塘梁晉通五年  
廬陵記室參軍謝德威置隋廢武德二年本州刺史謝

文上

四十

允超重修復因以爲名焉據此則又名謝湖宜補錄又  
晉書成帝紀蘇峻自延陵湖將入吳興蘇峻傳作延陵  
長白湖疑卽今長蕩湖之別名宜錄以備考志又言溧  
陽有中江水桑欽水經云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  
羨入海謹案此語見漢書地理志丹陽郡蕪湖縣下班  
固自注如此水經無此文也今志又引蜀人程安禮地  
理指掌圖云歷丹陽毘陵入今大江者爲北江首受蕪  
湖東至陽羨者爲中江分于石城過宛溪入具區者爲  
南江則中江之名已久謹案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

縣下自注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縣下自注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毘陵縣下自注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其中江則前所引蕪湖縣之中江是也三江本末詳於漢志者如此今志反引指掌圖爲據陋矣又此圖謂北江歷丹陽毘陵入今大江尤爲乖舛當改作至毘陵入海卽今之大江是爲北江此皆當釐正也志又言溧陽自五溪過流而九陽諸水不復逕溧入湖謹案此志止言不復逕溧入湖當補云乃西北入於大江今志城池篇府城創築不知所始謹案元和郡縣志

文上

四上

云潤州城吳初築也又據南徐州記京口先爲丹徒縣之西鄉則前此未有城可知又案吳志孫策使將軍孫河屯京地明孫策時尙未有城也宜據元和志訂正志又言鎮江磚城明初元帥耿再成重立謹案晉書庾希傳希夜入京口城曲阿人戎宏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拒希據此則京口城之內又有新城可守也明李一陽記耿再成請因六朝舊城稍斂之以立此城再成所因之六朝舊城蓋卽晉書所謂新城矣宜補錄志又言子城瑩以甃號鐵甕謹案鐵甕之義宜錄程大昌

演繁露以釋之又案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三卷引劉楨京口記曰有小昇城疑卽子城之別名也宜補錄又案今志不載丹徒故城宜據括地志補入志又言丹陽有荆城又白鶴溪出古荆城之前一名荆溪謹案寘宇記金壇縣荆溪上源在丹陽縣界內古京城前今定從荆爲正仍宜錄寘宇記古京城之名附注於下志又言府城明萬厯間知府臨川吳公附垣增建虛臺一與北固山相對謹案國朝鎮海將軍王公修城記云增建平臺一座疑卽所謂所虛臺也今府署後石門十三或卽

文上

四三

平臺之制又聞石門之側有碑記以其地當禁密故疇人未有見之者姑存以備考今志廟祠篇下元水府廟在金山祥符初賜額曰顯濟謹案五代史吳世家楊溥乾貞二年正月封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宜補錄志又言丹陽縣延陵季子祠有泐井四謹案寘宇記延陵縣延陵季子廟有廢井四所泐與廢一聲也宜改正今志陵墓篇宋興安陵在丹徒城東三十五里諫壁之雲山武帝父孝皇帝所葬謹案南史宋武帝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今丹徒無名候山者然則雲山亦名候山也宜補

錄又案陶宗儀古刻叢鈔載宋故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臨澧侯劉使君墓誌云曾祖宋孝皇帝又云父義融夫  
人王氏合葬丹徒練壁雪山又所生母湯氏及兄覲茂  
夫人何人此疑氏字之誤第五弟季茂俱葬練壁雪山今雪山  
古墓甚多宜補錄又案史記吳王濞傳正義引括地志  
曰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聚今淪於江又  
引晉張勃吳錄云丹徒有吳王濞冢在縣北其處名爲  
相唐宜補錄又案宋書括地志及劉使君碑諫壁皆作  
練壁後世誤作諫又轉作澗定從古本練壁爲是並宜

文上

四十五

改正志又言丹陽縣梁簡文帝陵有港名蕭塘港謹案  
寘字記延陵縣梁簡文帝陵有港名曰蕭港定以無塘  
字者爲正宜補錄今志古蹟篇丹徒縣有秦始皇馳道  
謹案寘字記丹陽縣天子道漢賈山上書秦有馳道於  
天下東窮燕齊南接吳楚卽此道宜補錄於丹陽縣下  
志又言丹陽縣吳季子墓碑人謂之十字碑謹案碑旁  
有宋元祐四年賜嘉賢廟勅附楊傑奏狀陽湖孫淵如  
先生已錄入寘字訪碑錄宜補錄志又言秦鑿道在丹  
陽縣界唐圖經秦有鑿道又引輿地志吳孫皓末鑿道

於社墅小村卽厭王氣之所今無此地名謹案太平御覽州郡篇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而杜野小辛間皆斬絕陸襲功力艱辛原注云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今考丹徒有杜墅湖在縣東南十五里又有新豐湖在東南三十五里元和郡縣志新豐湖本在丹陽縣則與御覽小辛屬曲阿之言合今書新豐又作辛然則杜野小辛今皆在丹徒縣也志誤作社墅小村又謂無此地宜定正又案宋陸務觀渭南文集有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孫淵如先生寘宇訪碑錄載仁

和趙氏有唐大曆六年顏真卿所撰茅山元靜先生李君碑拓本又有唐儀鳳二年胡儀賓所撰潤州仁靜觀魏法師碑魏法師碑陰拓本皆今志藝文篇所闕載宜訪鈔並錄陸文補入又案宋潘閔逍遙集有金山寺畱題詩一首與人游會潤州金山寺詩一首舟中自越之吳寄潤州柳侍御開楊博士邁詩一首寄贈柳殿院開授崇儀使赴邊上詩一首畱別金山寺一首又宋張子野有京口詞調寄南鄉子一闕南徐中秋詞調寄南鄉子一闕又宋連文鳳百正集有送韓文仲歸京口二絕

句並有關鎮江掌故若此類者宜彙錄補入藝文凡此  
姑就耳目見聞所及錄之以備採擇又以前此於斯未  
經涉意故所酌定亦未詳審倘需以時曰博訪通人更  
參以焦山書藏所收宋嘉定舊志元至正舊志二書庶  
幾修改或有可觀而不至有鹵莽之失也

文上

四五

漕艘放江進插紀事

練湖插工之興在九年四月其議實兆始於八年十二月放壩灌運之役於時徒陽二邑並患阻淺而丹徒自京口間歷南閘至豬婆灘一帶爲尤甚計北運回空糧艘自本幫一百餘號以外統松江一幫暨浙江通幫凡一千一百三十餘號皆須由此一孔鱗次遞進秋冬之交陸續皆至莫不權宜停泊沿江上下風檣如櫛夫運道之阻由江湖不至所憂在京江閘至豬婆灘以上自是以下其通行如故也由江入運非別無可取道也又

文上

四六

非遼闊迂遠未易卽達也案自京口插以東有橫插口循內河曲折取道約二十五里由江面直達才十八里江岸悉有緯道其無緯道及下有碎石舟不可進者統計不足里許道近塗夷而自嘉慶九年十九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至道光四年節次議行皆奉駁未准獨今撫軍陶公疑其可行以書取酌於公公乃自京口歷甘露港象山直至橫插口沿南岸履勘以爲必可行遂覆於撫軍撫軍許之更令由北岸徑行至益稞洲轉南對渡而幫官皆難之公乃率先登舟導以先路然後各幫

欣然分岸競進軸轡不絕計至十月十八日始至十二月初九日止舉前所謂一千一百餘號者全數進牖以逸代勞因遲爲速一轉移間爾方此議未行各幫運丁歲晏思歸咸懷怫鬱謗議沸騰而篙師水工惰游無賴尋聚入市莫敢誰何頗爲百姓患苦今旅人以息居人以安伊誰之力哉考明代空運皆由江陰孟瀆河入口後以防倭寇故孟瀆河始塞初不爲避江險也今瓜州徑渡入京口開循行已久倘運道寬深更無可議設有不得已議行江面者其考諸是

文上

四七



練湖插工告成紀事

道光九年秋七月今太守吳興趙公新修丹陽練湖插  
工成爲濟運也所修練湖插一改建運河插一練湖者  
鎮屬巨浸首受丹徒長驪諸山水至丹陽馬陵匯爲湖  
湖分上下中隔一隄上湖之水由福壽橋入下湖下湖  
前臨運河沿河有四插湖之東南有壩曰黃金壩長三  
十里當福壽橋北壩身最低處有廢插曰黃金插湖水  
自下湖四插入運河地勢近而便昔人喻之袖口食湖  
水自上湖黃金插出范家溝可以直達運河地勢雖遠

文上

四六

而捷昔人喻之馬後跑嘉慶十五年前太守羅山黎襄  
勤公營修復下湖四插緣湖水日淺隆冬水涸時水面  
常低於插底或二三尺三四尺不等故襄勤公雖嘗修  
之至今未嘗啟放也今我太守趙公初蒞茲土卽訪求  
民瘼農田水利將次第修舉知練湖之旁九十餘村膏  
腴之田四萬餘畝皆資湖水灌溉方議開濬湖身加築  
隄岸俾運道民生均有裨益適道光八年糧艘空運尾  
幫至東家庄定山灣一帶膠淺不進公乃親詣湖隄相  
度形勢沿河四插高仰不可啟放乃議暫拆黃金壩於

放水時較易又先於運河黃泥壩下十里之張官渡做活壩一道攔截下流蓋黃泥壩在練湖上流舊設開座而黃金壩所放之水適在其下方河勢南注有如建瓴此做壩放壩所爲相輔以行也黃金壩既啟湖水果大至又得張官渡活壩攔蓄之力河水遽增其游波直至丹徒橫閘以上測驗誌椿通率湖水減二寸有餘河水增一尺三四寸而運道無阻越十日重往測量湖水已復其故公既試行之有成效乃定四策一疏濬湖身一加築湖隄一修黃金閘一改建黃泥閘於張官渡公之言曰不加築隄岸則疏濬無益不修黃金閘則築隄無益不改建黃泥閘則修黃金閘無益不上下攔蓄則改建黃泥閘無益祇以運事適當其難經費未易率具故先其急者遂於四月某日興工至七月某日蒞事兩閘告成而疏濬增隄將俟徐圖焉生自愧不文敬謹錄此以告世之覽者庶幾有以知公之心云

三江震澤考

禹貢三江惟鄭康成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與經文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之義合他若班固韋昭顧夷郭璞四家之說亦皆古義而不可以當禹貢之三江近儒胡氏渭作禹貢錐指一書力主鄭義而又綜緝各家之說悉以今地證之可謂備矣今於胡氏所已論者不具論獨於班志三江不能無說自來釋班志者咸謂北江卽大江中江南江皆江之支流也謹案漢志蜀郡湔氐道下自注云禹貢嶓山在

文上

五十一

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旣云至江都入海矣復於毘陵下云北江在東北入海雖於地望不差而一江兩屬志無此例此謂毘陵北江卽大江者於本志一不合也廣陵國江都縣下自注云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江在毘陵旣云北江矣何以在江都則止云江此謂毘陵北江卽大江者於本志不合二也蜀郡江原縣下自注云鄜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南郡華容縣下自注云夏水首受江東入沔丹陽郡石城縣下自注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與江都

縣首受江之渠水凡四條皆明言首受江而蕪湖縣下則云中江出西南此謂蕪湖中江爲江水流者於本志三不合也今謂班志三江皆與大江別派於蕪湖之中江得二證焉書疏引鄭康成之言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出於江也今案班志枝江縣下自注云江沱出西東入海其書法與蕪湖縣下所謂中江出西南者同枝江水不出於江則蕪湖中江亦不出於大江明矣此蕪湖中江與大江別派之一證也水經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

文上

五

流又過毘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水經不定何時作大約出於漢魏之間其時自石城分江水以下無從蕪湖分洩之水此蕪湖中江與大江別派之二證也至若吳縣南江之爲別派則本志自明而誤以大江當漢志毘陵北江則自水經始此釋漢志北江之一誤也然水經毘陵同於漢志卽今常州府之武進陽湖江陰三縣晉唐以來之晉陵武進甌陽是也而酈氏注云毘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丹徒也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毘陵郡治今案漢志會稽郡有毘陵縣

又有丹徒縣是毘陵與丹徒自爲兩縣晉書地理志云  
晉太康二年立毘陵郡統縣七丹徒毘陵二縣皆屬焉  
而以丹徒爲郡治酈注誤以晉太康間之毘陵郡治當  
漢晉以來之毘陵縣遂移北江之名於今鎮江府之丹  
徒故舍大江以外更無水可以當北江者此釋漢志北  
江二誤也酈注又以漢志石城縣分江水之枝流入於  
太湖者爲松江之上源謂分江水卽南江案漢志明言  
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其南江入海則在吳縣南酈氏牽  
合兩水顯與志違此釋漢志南江三誤也至胡氏錐指

文上

五三

一書則又因酈氏之牽合而益遷就之卽以石城分江  
水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反以班志爲誤此釋漢志南  
江四誤也釋班志三江旣多沿誤又有因其誤附合鄭  
康成郭景純之說者則展轉迷誤不可究詰矣然則漢  
之三江當指何水爲南江則酈氏所指松江是也班志  
吳縣下明云南江在南非松江而何但不得與石城分  
江爲一水爾中江卽蕪湖以下入東壩之水是也但自  
古未嘗受江水元和郡縣志當塗縣有蕪湖水西北流  
入江是蕪湖水自有源也但漢時不入江而與宣歙諸

州之水合流至今之荆溪入太湖謂之中江也志云中江至陽羨入海陽羨不得有海明是入湖之誤與江都渠水入湖正同北江當卽今江陰縣之申浦元和志云晉陵縣季札墓在本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案其水西接武進東過無錫其故道當與太湖之下流相通蓋漢晉間人自康成而外釋三江者皆於吳越求之班固所指三江亦猶是也班氏明知此三江不可當禹貢之三江故志中屢引禹貢而此獨云揚州川蓋以爲揚州之三江卽吳越之三江也至於震澤卽具區具區卽太湖

文上

五三

此無可疑者惟周禮所云五湖今雖與具區連其初實與具區不屬也以韋昭張守節之說求之蓋若今高寶諸湖之相連爲一矣謹以昔人考索所未及者略釋如右

丹陽考

史記楚世家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引潁客春秋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又引括地志謂在巴東縣東南輿地志謂在秭歸縣東宗起案水經江水篇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江水又東徑城北其城北對丹陽城城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子當作地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藍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又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其徵矣

文上

五四

注此辨蓋以班志於丹陽郡丹陽縣下自注所云楚之先熊繹所封漢之丹陽郡在揚州故鄣郡也辨之可謂當矣今更以世家之文徵之其下文云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集解引杜預云庸今上庸縣又引九州記云鄂今武昌案上庸故城在今鄖陽府竹山縣與秭歸之丹陽較近秭歸卽今宜昌府之歸州楚始伐由上庸卒乃至於鄂其都秭歸明矣又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以下有遂取漢中之郡之文遂謂此丹陽在漢中據秦本紀惠文王十三年庶

長章擊楚於丹陽又攻楚於漢中漢中與丹陽雖相近自是兩地蓋楚雖徙都而丹陽仍舊名此卽秭歸之丹陽也班志雖誤以揚州之丹陽爲熊繹所封至於敘列國地分則仍以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爲楚分以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爲吳分是班氏亦知熊繹所封不得至丹陽郡之丹陽也或於彼誤注而未及改爾南郡枝江縣丹陽郡丹陽縣皆蒙丹陽之稱者據史記六國世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壽春命曰郢郢在今荊州府江陵縣壽春在

今鳳陽府之壽州而得蒙郢之名不忘所自也竊意枝江之有丹陽以近江陵之故丹陽郡之有丹陽以鄰壽春之故丹陽郡之丹陽卽今太平府之當塗縣其去壽春較枝江之於江陵爲遠據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紀云過丹陽至錢塘當其時秦已立鄣郡猶謂之丹陽足證丹陽之名其來已久當必起於楚世或漢之丹陽卽楚所別置之縣以象熊繹舊封者若以壽春爲郢之類故班氏誤以爲卽熊繹所封也其陽字諸書皆作自旁易獨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及漢書王子侯年



表丹楊侯之楊作木旁易班氏表著其封地在蕪湖其封於丹陽之姑孰侯陽字仍作阜旁易又班氏地志紀吳國分地丹楊字亦作木旁易餘並作阜旁易蓋古人通用字闕二字丹楊縣下遂注云丹楊山多赤柳在也附會之說不足信今鎮江府之丹陽縣雖是雲陽舊縣當唐天寶間始改今名實亦因漢之丹陽得名蓋今之丹陽縣在唐屬潤州丹陽郡由唐之丹陽郡溯晉至漢其命名之蹤迹皆歷歷可尋而漢之丹陽又蒙楚封邑得名孰有能知今日鎮江府之丹陽縣其名乃原於秭歸城北之丹陽城者乎史記南越尉佗列傳有云秦時已定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今謂熊繹所伐之楊粵卽此傳所謂楊越是也索隱引戰國策云吳起爲楚收楊越今戰國策無此文史記吳起傳作南平百越彼蓋因其叛而復伐之非始定也張晏謂是揚州之南越殊不然如桂林等郡皆不得繫於揚州也

焦虢考

漢志弘農郡陝縣下自注云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宗起案右扶風有虢縣元和郡縣志云鳳翔府虢縣古虢國周文王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後秦武公滅爲縣此注所謂西虢在雍州者卽此是已其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河南郡滎陽縣應邵注曰故虢國今虢亭是也此注所謂東虢在滎陽者卽此是已其故城在今開封府滎澤縣此注又云北虢在大陽今謂大陽當是上陽之誤春秋左氏

文上

五七

傳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云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杜注云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此北虢在上陽明據若河東郡大陽縣班氏自注云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左氏傳桓公十年杜注亦云虞國在河東大陽縣皆與志合北虢不得在大陽明矣陝縣卽今河南陝州與山西解州平陸縣隔河相對大陽故城在平陸縣境蓋虞虢接壤相隔一河虢地之在河北者唯下陽一邑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杜注所謂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者是也下

陽城亦在今平陸縣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  
降於莘杜注云虢地又僖公十五年傳晉侯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僖公三十年傳許君焦瑕杜注  
云河外列五城之二今謂莘蓋虢之東境與周接壤焦  
本故國當虢之西或先滅於虢後乃并入晉故春秋無  
晉滅焦之事北虢之界可考者如是莘與焦皆在今陝  
州境杜預春秋土地名焦瑕二國皆闕據班志此注必  
是此焦矣史記周本紀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集解引  
此志釋之

文上

五

